

山区女教师凄美的最后一课

报考师范只为执教乡村

“贫困山区里的孩子对读书的渴望是城里人无法想象的:要么因为穷读不起书,要么因为没有老师无法读书。我是山区走出来的,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回到家乡——我想以一名教师的身份为这些孩子带来点希望。但事与愿违……”2006年7月19日中午时分,在位于大别山区的河南省光山县白雀镇第一初级中学附近一所简陋的平房里,面对记者的采访,身患重症、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女教师邱莉说。

今年23岁的邱莉生在山区,长在山区,儿时的教育经历至今记忆犹新:由于道路交通不方便,外面的老师不愿来,她就读的学校多次因为没有老师而停课;由于经济条件落后待遇低下,年轻的大学生们几乎没人愿意选择这里,当老师成了她和许多同龄孩子最大的愿望。

在这个念头的指引下,高考后填报志愿时,向来成绩拔尖、曾一度被老师父母寄望于进入重点大学的邱莉,偷偷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省内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没多久,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邱莉如愿以偿地踏入那所学校的校门。

2002年秋天,邱莉进入了实习期。按照一贯的表现,再综合各种因素,学校老师给成绩优秀的邱莉推荐了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实习。可没想到的是,这种其他学生求之不得的好机会竟被邱莉一口拒绝。她的理由是:我已经提前联系

好了实习单位。邱莉的确联系好了实习学校,但并不是什么条件多好的学校——河南省光山县白雀镇第一初级中学,她曾经的母校。

完美的第一堂课

因为第一次上课时学校要安排其他老师旁听考察,所以邱莉提前一周就开始了备课。但真正走上讲台后,她才发现问题,原来按照预想至少能讲一个小时的教案,竟然在不到15分钟就翻到了最后一页。怎么办?机智的邱莉随后作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推开了教案和书本,走到了一名学生的座位前: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读书吗?

“妹妹已经辍学了。”那名学生低声回答道。

“知道这位同学的妹妹为什么辍学吗?对,因为穷。可还有很多能读起书的孩子现在也辍学了,为什么?”邱莉转身返回了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了“老师”两个字:“我们这里很穷,没人愿意来当老师,想读书却没人教。”

“……我当老师的原因是:当初因为没有好老师,我也差点辍学,所以我不想这样的经历再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这不是炫耀我有多高尚,我是想说,你们中间的很多人将来都可能成为老师,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回来,我们这个穷山沟失学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少。”

话讲完了。静。非同寻常的静。足足有1分钟后,教室里才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一堂出乎所有人意

“她是一名优秀的山区教师,承担着三个年级的教学任务。然而,无情的厄运却降临在她头上,她因病住院治疗,花光了所有的储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回到家乡。此时的她只有一个愿望:为孩子们上最后一课……”

料的课,这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老师。

邱莉的理想就这样在一个近乎完美的开局下展开了,而一段情感也因此翩然而至。就是在这里,她认识了以后成为丈夫的教师李文军。

2004年9月,毕业后的邱莉回绝了白雀镇中学领导的多次热情挽留,执意选择了一所偏远的、师资力量缺乏的小学——白雀镇冯寨小学。

教小学三年级语文、四年级数学、五年级英语,白天不停地在不同教室里往返,晚上批改100多名学生的作业、准备数门功课的教案……邱莉一个人几乎撑起了这所小学的近半教学任务。

罹患重症无力救治

2006年春节过后,正全心沉浸在准妈妈感觉中的邱莉,又多次出现了类似的腹部疼痛症状,而且一次比一次程度加重。坚持了半个多月后,丈夫李文军不放心,执意领着邱莉来到了县里的医院进行详细检查。结果出乎意料:重症胰腺炎,一个他们没怎么听

说过的病症。医生郑重地告诉他们:这种病很棘手,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

2006年3月31日,邱莉在丈夫李文军的陪同下来到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医院。第二天凌晨时分,邱莉产下了一个不足月的男婴,孩子呼吸微弱,各种生命指标都十分低下。2个多小时后,孩子因抢救无效夭折。而此时,毫不知情的邱莉正在接受抢救。

4月25日,身体状况稍微恢复了一些的邱莉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但不久,因为感染,她不得不接受了第二次手术。2个月后,由于再次感染,邱莉又接受了第三次手术。

由于长达几个月的治疗,自己家里的积蓄早已不剩分文;该卖的东西都变卖了,父母兄弟也差不多都倾囊相助了,该找的亲戚朋友已经找了,可钱还是相差甚远。没钱了!真的没钱了!看着病床上憔悴得不成人形的妻子,手握着两张医院先后下达的、一直被自己藏起来的病危通知书,李文军心如刀绞。

“回家吧!我感觉好多了,

不用在这里住下去了。”邱莉用超乎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连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的话。

“对不起,对不起……”李文军一把抱住了妻子,泪水夺眶而出。

2006年6月20日,一张金额为1.2万元、寄托着无数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祝福的汇款单送到邱莉的手里。随着汇款单一起送到的还有整整108封信,那恰好是邱莉所代课的三个年级学生们的总数。

2006年7月6日,当1.2万元捐款又一次快花费殆尽时,在邱莉的执意要求下,夫妇俩返回了河南老家。

回家后的第三天,李文军找到了冯寨小学的校长刘开良,婉转地说出了妻子的愿望:想给孩子上最后一课。刘开良哭了:放心吧!我们马上想办法,尽量满足邱老师的愿望。

刘校长之所以说“尽量”,并非是推辞的言语。一方面,由于学校已经放假,山区里的孩子相隔又过于零散不好通知,另一方面,教育部门曾有明文规定,不准任何学校的任何老师利用暑假期间私自给学生上课。

挣扎着上最后一课

7月19日上午8点30分,按照学校正常的上课时间,学生们陆续走了进来(考虑到邱莉的身体状况,学校的领导和李文军最终决定将课堂设在家里,但由于空间有限,来上课的学生也最大限度地进行压缩),靠在床头,刚刚把输液针头拔下的邱莉笑着逐一和这些阔别了几个

月的孩子们打着招呼。

“邱老师好!”“哦,小张啊,晒黑了哦!”

“邱老师好!”“几个月不见,王凤长高了也更漂亮了!”……

“1、2、3、4……总共25个,到齐了吗?同学们好,我是邱老师,如果人到齐了我们就开始上课!”邱莉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竟然推掉了身后的枕头,坐到床中间,“同学们,老师不能下地,也不能写字,今天我们就来讲《万以上整数的读法》这一节吧!万以上整数的读法,应先读万级……”病床上,邱莉左手拿着课本,右手捂着肚子上的几根引流管,轻声念了起来,分散着坐在床周围的孩子也轻声跟着念了起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在场的几位老师抹着眼泪悄悄地退了出去;一直站在床边看着妻子的李文军突然扭过了身去,用手紧紧捂住了嘴巴;透过镜头在观察,希望能抓拍瞬间的记者眼角也模糊了。这是怎样的场景!这是怎样的感动!

屋子里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突然,不知是谁“哇”的一声大哭,随即响起一片啜泣声:“邱老师!邱老师……”

上完课,目送最后一个孩子出门后,邱莉才大口喘息着躺在了床上:“谢谢……谢谢……我满足了……”话未说完,极度虚弱的邱莉脸上带着笑意、眼角挂着泪水,昏厥了过去。

邱莉再次醒来时已是中午时分,看到围坐在床前的记者和学校的领导、同事,她笑了:我是老师,我很幸福。

大友 韩新娜

糊涂父母以爱情换成绩换出大祸

“她本来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因为早恋,学习成绩下滑。父母为了不影响她高考,默认她可以与男朋友适度交往。可是,在高考的那一天,她却并没有走进考场的大门,因为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被男朋友残酷地杀害了……”

位和女儿很要好的女生悄悄告诉她一个秘密:“阿姨,菲菲谈恋爱了,都已经7个月了,据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有工作的帅哥。有的同学很羡慕她。”最后,几位同学还证实说,下晚自习后,常常见到一个男青年在校门外等着菲菲。

原来,菲菲刚升入高二就陷入到一场恋爱中,对方叫任汉宁,时年22岁,在汉中市运输公司安监处任监督员。他们是在网吧打游戏时认识的。李梅苦苦劝说女儿,要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上了高三,菲菲把精力回归到学习了,任汉宁很难再见到她。

2005年9月,任汉宁考上了电大法律专业,很快又结识了班里一位漂亮的“学妹”。一天下午,任汉宁和“学妹”一同经过莲湖公园时,遇见了准备回她家家的菲菲,还没等任汉宁说什么,菲菲顿时满面通红,低头跑开了。

事后,任汉宁一再对菲菲解释,那个“学妹”和他只是同学关系,但菲菲认定自己遇到了“情敌”。为了不给自己“情敌”插足的机会,菲菲和任汉宁又亲密交往起来。菲菲的情感被男友所牵制,自然学习就不在状态上,她的成绩继续下滑。得知女儿又悄悄地和男友有来往,父亲杨永强气得暴跳如雷,他逼问女儿,她的男友到底是什么人。菲菲不敢将自己的恋爱内情告诉父亲。见女儿以沉默来对抗,杨永强扬手就要打女儿,被李梅上前劝住了。见状,菲菲哭喊:“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们管!”然后转身夺门

而出,一直呆在姥姥家。夫妇俩这下感觉到和女儿的心理距离。一天,李梅把女儿叫到身旁,几乎哀求地对女儿说:“孩子,你原来学习多好啊,现在想起来妈妈都感到骄傲,你就要高考了,现在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事了。你看,我们相互做一个保证好不好?只要你答应以学习为中心,不要影响学习成绩,我们允许你适度地和男友保持联系和交往;可以不过问你和他之间的事……”

菲菲见母亲这样宽松要求自己,她体会母亲对自己的一片苦心。她啜泣着答应说:“妈妈,您放心,我能做到你这些要求,我保证尽快把心思拉回到学习上来。”

偷尝禁果

一个多月后,高三课程已经学完了,就要转入总复习。当菲菲的身心从紧张学习中放松的片刻,她忽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她不清楚,前一阵还缠着自己的任汉宁,怎么现在不仅见不到他的身影,甚至连电话也不见打来了呢?

一天,菲菲忍不住给任汉宁打去询问电话。任汉宁却说:“菲菲,你说你要安心学习,我怕耽误了你才收敛住自己的,你现在却像是在怪罪我什么?”

有一次,菲菲给任汉宁打去电话,他根本不接,后来接了,劈头盖脸的就是:“我在工作,暂时不能接电话!”其时,他正在请那位“学妹”吃饭。

当晚9时许,菲菲突然来找任汉宁,任汉宁一惊。他

极度悲观失望,一次,她心烦意乱地把手里的笔记本撕得粉碎……因为在音乐方面有专长,经过权衡,菲菲决定报考艺术类专业考试,因为这个专业考的是文科,录取分数线较低。

3月20日,菲菲到西安参加音乐专业考试,她的发挥正常,考试成绩较好。为了让她不受影响地复习,为了向高考最后冲刺,李梅对女儿做了妥协:“孩子,只要你这2个多月里一心一意复习,将来考完试,你和他怎么相处我都不会干涉了。”

不知过了多久,任汉宁见菲菲的手松了下来,双腿也瘫软了,这才放下手。菲菲重重倒在地上,脸色青紫。他发现她已经没有了气息。

为了尽快毁尸灭迹,他立即上网查看人体解剖方法,之后,他将菲菲的尸体拖到卫生间予以肢解,然后装箱子,再在现场用洗衣粉彻底洗刷了几遍。3天后,他骑着摩托车回老家宁强县,将尸骨抛撒到途经的山坡和水沟里。

6月6日,学校通知领准考证,一连几天没有见到女儿的李梅赶紧到了学校。但是,仍然没有女儿的影子。

6月7日,高考第一天,仍没有见到女儿。

第二天,李梅和丈夫终于打听到女儿的男友叫任汉宁,在汉中市运输公司上班。他们查到了任汉宁的电话号码。李梅马上打电话询问任汉宁,但任汉宁说:“我最近一直没有见到她……”他们急忙报警。

6月11日,任汉宁被刑事拘留。(文中除任汉宁外,其余均为化名) 杜光利

急迫地抱住菲菲,菲菲不但很顺从,还对他说:“你别着急,我今晚不回家,来陪你。我给奶奶说了,我在同学家里睡。”任汉宁被感动了。当晚,在一个旅馆登记了一间房,和菲菲缠绵了一夜。

那天晚上,任汉宁问身边的菲菲:“你这样不怕影响学业吗?”菲菲说:“我要一边学习,一边享受爱情,争取做到两不误。”

2006年1月,李梅回到汉中进货,听菲菲的奶奶说女儿今晚住姥姥家。到了晚自习下课的时间,她给女儿打手机,发现手机关机。第二天经证实,女儿昨晚根本就没有在姥姥家住。李梅顿时惊呆了。女儿回家后,她问女儿昨晚去了哪里,女儿最后承认,是和男友在一起。李梅一听,像被人砍去了两条腿似的快要瘫软了……她伤心至极地问:“你说,你们的关系究竟到了哪种程度了?”“妈妈,不是说好了,我和他之间你不过问吗,你怎么又问这个了?”菲菲的反问让母亲傻了眼。

2006年2月,高考在即,正是冲刺的关键阶段,菲菲渴望男女之情的那种欲望被任汉宁激活了。这时,坐在教室里的菲菲无心复习功课。一下课,她就给他打电话,有时晚自习,她瞅个空子从教室里溜出来,和等在门口的任汉宁频频相会……

不久,任汉宁在东塔北路租了一间房子,两人就开始了同居生活。

由于无法静下心来复习,在几次模拟考试,菲菲的成绩一落千丈。这让她的内心

多失望和怨恨化作一股冲动,他上前狠狠地打了菲菲一耳光。

见任汉宁竟敢打自己,菲菲非嘶力竭地扑上去伸出双手使劲掐住他的脖子。任汉宁曾得过血管疾病,他最怕别人碰这里。任汉宁气得发了疯,他猛扑上去,双手卡住她粉嫩的脖颈,然后死死掐住,并骂道:“你去死吧,去死吧……”菲菲的面部被长衣粉底遮盖着,可是她仍拼命对抗。他的双手逐渐变成了铁钳……

不知过了多久,任汉宁见菲菲的手松了下来,双腿也瘫软了,这才放下手。菲菲重重倒在地上,脸色青紫。他发现她已经没有了气息。

为了尽快毁尸灭迹,他立即上网查看人体解剖方法,之后,他将菲菲的尸体拖到卫生间予以肢解,然后装箱子,再在现场用洗衣粉彻底洗刷了几遍。3天后,他骑着摩托车回老家宁强县,将尸骨抛撒到途经的山坡和水沟里。

6月6日,学校通知领准考证,一连几天没有见到女儿的李梅赶紧到了学校。但是,仍然没有女儿的影子。

6月7日,高考第一天,仍没有见到女儿。

第二天,李梅和丈夫终于打听到女儿的男友叫任汉宁,在汉中市运输公司上班。他们查到了任汉宁的电话号码。李梅马上打电话询问任汉宁,但任汉宁说:“我最近一直没有见到她……”他们急忙报警。

6月11日,任汉宁被刑事拘留。(文中除任汉宁外,其余均为化名) 杜光利